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醋葫蘆 第七回 落圈套片刻風光 露機關一場拷打

引首《樓樓聲鼓記》 祝允明作居臥龍街之黃土曲北，鼓出郡譙，聲自西南來，騰騰沉沉，莫知所在。嗚呼！嗚霜叫月，浮空摩遠，敲寒擊熱，察公傲私。若哀者，若怨者，若煩冤者，若木然寡情者，徒能煎人肺腸，枯人毛發，催名而逐利。弔寒人，惋孤娥，戚戚焉天涯之薄宦，嶺海之放臣，岩竇之枯禪，沙塞之窮戍，江湖之游女。以至斃孽背燈之位，畸幽玩劍之憤，壯俠撫肉之歎。迨於悲鴉苦犬、愁蛩困蚓，且號鳴不能已。嗚呼！鼓聲之淒感極矣！

【評】

歡娛嫌夜短，寂寞恨更長。使成珪讀此記，則必曰：「果然！果然！」

卻說成員外自娶熊氏之後，朝朝納悶，夜夜耽愁，決不道是妻子用的心術，一惟怨命而已。熊氏在家，到得都氏歡心，又有翠苔伏侍，比在娘家更覺快樂。獨都氏，雖然遂了心願，卻又增上一段新愁：不慮別的，單單慮著翠苔這個妮子，□五六歲，且又長成，頗也嫵娜，比了紅葉、綠萼，天淵之隔。雖然只在熊氏房中，免不得早晚有些破綻，倘被老兒漁獵去了，不枉費下這番心術？待要捨他出去，可奈這妮子伏侍慇懃，好生恭敬，並沒懈脫去處，不好動他；將欲賣弔，看熊氏母子，又不是個好惹的主顧。只想著過幾時尋個頭代嫁送了罷。

不期都氏算計著翠苔，那成珪卻又想著翠苔。莫怪他自從去年八月□五日娶妾，只指望團圓，所以揀個團圓日子，誰知撞著這片石田！總是象為之耕、鳥為之耘，也不能一些美滿。

自此一個不樂，竟不親近外色，也不進都氏房中，只在帳房裡歇宿。此時正是暮春天氣，成員外居家無事，好生困倦。欲與周君達同至西湖上走走，偏又身子不爽；要去舊相與的門戶人家趣趣，怎奈妻子仍舊印了舊規。左右沒處思量，不覺喟然長歎一聲。你道是何意思？有詩為證：

趙國城堅不可攻，烏江渡口歎途窮。

踏翻鵲渡三千仞，掃盡巫山□二峰。

龜首無端常掛印，雁門何處問歸蹤？

幾回悶殺張君瑞，況直暮春天氣慵。

成珪歎這一聲，不意翠苔在側。那丫頭到底乖覺，便近前道：「員外獨坐無聊，有何鬱悶？有茶在此，可用一杯。」便雙手兒捧了一杯濃茶獻來。成珪接了，暗想道：「這妮子於卻也乖覺，見我情緒不快，便會寬慰敬茶。想他春情已露，這沒人去處，怎生放得他過？」成珪向來有些不老成的氣味，此時忍不住磨牙擦嘴，便戲下一副老臉的笑道：「小妮子思量丈夫哩。」

翠苔紅了臉答道：「員外到想丈夫哩。」成珪道：「我們男子家，要這丈夫何用？」翠苔道：「員外不想丈夫，娶了我二娘子，比了丈夫也不甚差遠。」成珪笑道：「小花嘴，你難道替不得二娘子一肩力？」便把翠苔一把摟定，道：「趁這書齋僻靜，你且替替力去。」忙把褲兒來拽。翠苔力掙不脫，詐道：「院君來也。」成珪正是急溜裡，聽得這三個字，卻正是：

頂門中走去了三魂，腦背後飛出了七魄。

一雙手盡已蘇軟，正回頭看時，卻被翠苔脫網而走。成珪見他去了，方知是詐，心下一則以喜，一則以懼，想道：「往常我雖在家，到也不去關心，誰想這個妮子恁般有趣，只做這幾時，一發長成得好了，怎麼用些手腳收得到手，豈不強如娶妾？待與院君明言，不惟不穩，只恐反增防範，不如設個記策，先入咸關，然後號令諸侯，未為晚也。不多幾日，就是周家院君壽誕，只須如此如此，自然停妥。」

巴巴望過幾個日頭，早是三月初旬。都氏正在堂前，吩咐成茂喚裁縫，來點幾匹時樣紗羅做夏衣。成珪踏向跟前，躬身稟道：「院君可記得否，周家院君卻是本月□五壽誕。院君合去賀壽，備辦些甚麼儀禮，乞早見諭，免致臨期有誤。」都氏道：「我正記得，本該去遭，只吃這幾日身子不快，懶於應酬，只你去罷。」成珪道：「豈有此理？男人男人去賀，女人女人去賀。況且周宅向係通家，那有院君不去之理？」都氏道：

「若去，熊二娘子也該同去，只恐沒人跟隨，帶了翠苔同去。」成珪道：「院君有所不知，翠苔年已長大，俗話說得好：私鹽包子，恐到別人家，人頭混雜，沒甚好勾當做出來。院君若慮沒人伏侍，拙夫少不得相隨，凡百事體，俱是拙夫料理，管得院君不致沒人伏侍。」都氏本不實心要翠苔去，只恐丈夫在家，有些不忠厚處，故出此言。聽得丈夫肯陪同去，即已允了不帶翠苔。成珪□分之喜。

次日，照常備了葷素禮儀，喚了轎子，同熊二娘子夫妻三人，預於□四日來到周宅賀壽。但見：

賓客盈門，笙歌聒耳。慶賀的，有遠近親鄰；拜壽的，是老幼婦女。階下成流，把盞麻姑祝壽酒；堂前繚繞，添香童子擁爐煙。諸仙捧瑤島蟠桃，滿堂掛琳宮犀軸。庖人色色珍饈妙，戲子般般雜劇新。

周院君見成宅夫妻到來，即率女媳等一齊迎接，彼此敘禮。

周智邀成珪側廳坐下。各親戚俱慶賀了當。少時，戲酌已備，成珪即占了男客首席，都氏亦占了女客首席，熊氏次席。

將次戲搬半本，成珪忽地裡得了一疾，甚是危急，便蹙緊了兩道眉頭對周智道：「小弟一時有恙，甚不奈煩，可喚我荆妻出來，說我要返舍也。」周智見這勢頭甚狠，認道是真，即忙著丫頭報與都氏。成珪見妻子到來，只不抬頭，卻像東施效顰相似，緊蹙著眉窩，雙手捧著肚子，只叫疼痛。都氏也認真道：「這裡金鼓喧天，不便安息，可打轎先回，若不癒，我便來也。」成珪道：「院君難得出門，勿以拙夫賤恙，累你忙忙往返。倘少刻略略疼止，我便著人來」說，院君就不必回來，便過明日罷。」

成珪哄過妻子，一回，就到房裡去睡，叫道：「翠苔那裡？」

我今日有病，可來伏侍我。」翠苔到得房中，成珪假意呼茶喝水的道：「我夜間不時要茶水吃，少不得要人陪伴。翠苔在此，去不得了。」竟把房門關上，便欲動手。又恐房外有人知覺，或被翠苔仍前逃去，只得說了許多披掛話兒，自己才睡，卻教翠苔睡在腳後。翠苔終是小女孩家，雖然伶俐，畢竟睡魔要緊，上牀不多時，早已困熟了。

成珪倒頭在枕上，那裡合得眼罷？巴巴的等得夜深人靜，輕輕鑽到翠苔頭邊，偷把手兒渾身一摸，其實有趣：肌膚便如油一般滑膩膩的，乳頭就像新剝出的雞頭肉兒。尖鬆鬆軟啞啞的；口兒卻像立夏前櫻桃相似，紅春春香噴噴的。再摸著下邊那一樁地地貨，真正壯鼓鼓暖通通綿兒相似的。不摸著這件也罷，摸著這件，早引動了那條餓卵，他雖沒有眼睛，且是會有鼻孔，不知怎生人未動心，他先嗅著了滋味，就便透靈的相似，先是桅桿樣豎起了。成珪也不推醒翠苔，只把雙藕芽般的腿兒攏開，便向那一線兒桃花縫裡慢慢放進。翠苔還未甦醒。

成珪又進少許，翠苔夢兒裡覺有些疼痛，驚醒道：「甚麼臭蟲蚤蟲恁般狠咬？」知是員外，便不敢高聲，道：「那一個這般沒正經？」成珪道：「今夜便替力一次，料再沒院君來也。」

翠苔道：「員外肚痛，倘是又辛苦了，院君知道不當耍處。饒我吧！」只求脫身。成珪只是緊緊抱住，再三甜言哄誘。翠苔已覺情動，只是曾未著這道兒，心下□分懼怯，著力掙不脫身，只得把手緊緊掩住那物。成珪不覺唾津濕透，翠苔已掩不住，假脫手已被放進半截。口中嚶嚶之聲，只是求饒，連叫：「莫動！」成珪仍復放入。翠苔卻像蠶蛾兒相似，在身子下忍不住疼，只是亂扭；誰知越扭越深，已到盡根去處。成珪微微抽動，翠苔只是討饒，喘吁吁的抖個不止。成珪正是興濃之際，那裡憐惜得許多，那時便有許多光景出來。成珪緊緊摟將攏來，兩個人恨不得膠攏做一塊肉球兒才好，上拄下，下抵上，一往一來，總也分不得回合。

只這一陣大殺，少不得各各納款收兵。

正待用著陳媽媽的時候，成珪摸著濕搭搭的，知是那家話了，便向袖裡摸出一條白縐綢汗巾，輕輕拭淨。兩人說些情言趣語，交相摟抱而睡。

成珪既遂此願，□歡喜。不提防院君從門外「呀」的推入房門，一把將成珪擊胸揪住，照面就打，道：「老殺才，我道你一時那得病來，原來為著這個歪辣骨，這般哄我！了帳不得，先打二百，慢慢講理！」就將手中竹筴向精屁上刮的一下。

成珪傾天叫道：「院君饒我罷！」翠苔正是共枕兒睡著，聽著這一句，卻也驚醒道：「員外為何如此？」成珪道：「不好了，院君來也！」翠苔道：「員外不是做夢？這房裡蚊子也飛不一個進來，那得院君來到？」成珪道：「難道果然是夢？只被院君臂上一下，隱隱還有些疼哩。」翠苔道：「員外適才假肚疼，賺我做下這番勾當，如今又假臂痛了！成珪道：「如今也要再做番勾當。」翠苔沒奈何，只得又承受著。成珪重鳴金鼓，再整旗槍，擺開陣勢，又戰一回。

早是金雞報曉，玉兔西沉。忽記得昨日不曾著人復得妻子，「倘他道我病，隨即歸來，卻不誤了今晚這場美事。」於是連忙起來，吩咐成茂回復院君，說員外身體已健，院君不必歸家。倘周宅相留，即多贅日不妨。成茂領命去了。不題。成珪自穩道：「這回去說，一定相信。況他家連日有戲，正好消遣，少也定有三五日不回，這段姻緣，中吾計也！」因此也不把房中手腳動靜收拾，只辦著雲雨勾當。

再說都氏在周家，正是昨夜宿醒猶未醒，今朝畫閣又排筵。

其日是壽誕正日，焉得不設筵席？鬧嚷嚷正是忙的時候，只見成茂早來，備說員外病痊等因。都氏、何氏一齊歡喜道：「謝天〔謝〕地！正沒個人探望，且喜你來，方解我們掛念。」即忙吩咐快備柬帖相請。成茂道：「宅上人忙，小人帶個帖子去罷。」

成茂領帖歸家，對成珪道：「院君聞得員外病癒，不勝之喜，正欲著人來請。小人見他家人忙，便將柬帖帶回。周員外多多致意，決要員外赴席。」成珪發放成茂去了，自想道：「今日之酌，不是不去之理，但我千年黃河，幾時上清這一清？

若不去，又恐周家相怪，還是小事，倘院君見疑；口面不小。

但得在家溫存一日，再整鸞儷，重偕伉儷才妙。若去時，少不得水淹藍橋，怎免得火燒禰廟！沒奈何，只去領個意思罷。」

便走入房裡面無人處，對翠苔道：「姐姐，我去周家赴酌，你在家好好將養身體，我未晚便回來也。」翠苔道：「員外早早歸來，免至酒醉後露出機關。千萬保重。」

成珪插趣一番，竟到周宅。見著妻子，便躬身唱喏道：「院君夜來且喜康泰，只是拙夫有失祇候，望乞恕罪。」都氏道：

「你本該在此聽候使令，怨你病中，也不怪你。且去坐席著。」成珪撐持過去，便向男客隊裡坐下。有的是談天的張撮空、說地的李搗鬼。不一刻，早又戲場演動，舊套不過搬些全福百順、三元四喜之類。未及半本，成珪總也滿頭澆栗子，一個也不入耳，心心念念的只是要回去。思量無計可辭，又見天色已晚，心下事小鹿兒般撞、螭蟹兒樣爬。思量「妻子前算來瞞他不過，再難把病容來裝，倘或言語中識出，反為不美；縱使院君肯放，周君達不知就裡，決要相留，必多累墜。」正是三□六著，走為上著，只是逃之夭夭，一溜而回。

忽然席中不見了坐首席的成員外，眾人各處喧嚷尋覓。知是逃席，再三又接，只是不來，倒也罷了。都氏聽得自己丈夫逃席，即便關心，忙問周智道：「拙夫何往？」周智道：

「正是不知怎地了；著人去請，道是酒醉睡了。」都氏道：「今日我見他有頭沒腦，不曾吃得幾杯酒食，為何便醉？敢是家下做出來也？快打轎，老身急欲回去。」何氏道：「院君有何事故，忽然便要回府？敢是愚夫婦有甚相慢去處？恐在忙中，多失檢點，不可當真見怪。」周智也來相留。都氏執意不允，吩咐熊二娘次日回來，自己一轎先回。

眾主管迎接不迭，正是迅雷不及掩耳。成珪正袖了些果餅之類，把與翠苔吃了，挨得日晡天晚，剛打點說三句，乾一回，暮然聽得院君來到，乍道是真，還疑是假，忙中出堂探頭一望，見果然是真虎丘來到。吃這一嚇，真也不小，只得按著膽，假裝副笑臉上前迎接道：「院君為何就歸來也？」都氏道：「正來問你，為何便歸來也？」成珪道：「不瞞院君說，老年之人，況且病後，不經酒力，那裡和那些後生家賭賽得過？恐說知，必來挽留，只得不敢不告而回；連院君也不說得，莫罪，莫罪。但一味怕醉之故，並無別事。」都氏道：「誰道你有別事來？」

只說你醉倒，為何也還清醒？」成珪道：「非是拙夫不醉，見了院君，縱醉，也不醉了。」都氏道：「我也知你是未飲心先醉耳。」成珪道：「院君又來取笑。老人家那得有這段心情？」

連日厭煩，早些安置罷。」

成珪見妻子言三語四，句句怕人，惟恐露出消息，沒奈何，只得陪著笑臉，假意溫存，喬妝風月，只想賺過了這刻惡時辰，平安無事。誰想都院君性格多疑，極愛潔淨，席鋪中自己一日不在上邊安歇，就道有些塵垢，定要重重抖過；這日少不得也要翻牀倒席，抖這一回。不期成員外命裡駁雜，翠苔捧光兒現巧巧的翻至第二層褥子底下，滴溜溜抖出一條物件來，都氏甚是涉疑。有《桂枝香》一曲以摹之：

鮫魚尚尺素，點瑕非故，又不是桃葉隨波，好一似梨花含露。這痕兒出奇，痕兒出奇，敢是珠樓咳唾，還是嵬坡血污？漫躊躇，好似竹上湘妃染，這的是枝頭杜宇污。

都氏拾起一看，原來是條白縐綢汗巾，上邊許多跡札；又到燈下一瞧，認得是真，估得是實，便厲聲高叫道：「罷了，罷了，做下來也！」成珪不知頭路，只道是甚麼風波，忽見妻子手中赤條條提著個汗巾兒，咬牙切齒罵道：「老殺才，我也沒設處你，已跪著，只問你，這是為何如此的？」成珪道：「這是昨夜發嗽不已，咳出痰涎，不曾備得接痰傢伙，便吐在汗巾之上。誰知痰中裹血，紅白相間，早上見了，方吃了一驚。正要對院君說知，因匆忙之際，未及奉告。」都氏夾臉一甩的一個巴掌道：「老花嘴，別處弄得虛脾，魯班前休想調了月斧。

昨日夾痰吐血，今朝好得恁快？分明與翠苔賤婢乾下不法之事！

好好招承，免些刑法。若不招，休怪老娘手段滑辣！」成珪目瞪口呆，只得跪著。原來這條汗巾是昨夜與翠苔幹事，拭在上邊的腥紅。一點。這原是真正含花女兒的證據。那時高興之際，事畢後各自收兵，便把來放在牀頭，那裡記得收拾？況且還道妻子少也有□多個日子住，不料便回，偏又捉著這個火種頭，的確是真贓實犯。你道太歲頭上動了這一塊土，可是了帳得的？

成珪跪在埃心，只是自己埋怨，「千不合，萬不合，那有此物不收拾過的？如今捉賊見贓，那裡去賴！」不敢做聲，只自磕頭如搗蒜。

都氏氣狠狠罵道：「老賊，再要怎地防範你來？你道沒有兒女，都是我不肯娶妾。如今依你主意，費了二百餘金娶妾與你，你如今生得兒女在何處？枉枉害了一個女子，空掛一名，替你作妾，已是你分中罪孽了。便是這個小小丫頭，也好饒他過，與他做個完全婦人，你又去破壞他身子！自此罪孽，你後世可不變了山中鴉鳥、街上雌狗，是物就交，是雄便受！每常不好，只打一百，今番這般放肆，實實要打三百下！翠苔那賊婢，慢慢擺佈他。」成珪道：「院君在上，拙夫做事差錯，今也不敢強辯。但我自身做事，理應獨自承當，即與院君打死，心中其實無怨。只可憐翠苔，實出無辜，與彼何涉？倘院君要把翠苔擺佈，寧可將拙夫再加一二百下，斷斷不可波及翠苔。

萬望院君垂憐。」都氏冷笑道：「呵呵，此事原不乾翠苔之事！

你今與他解說，甘為代打，也是你的本心。罷罷，你既憐他，我亦怨你，索性饒你打罪，只罰跪到四更鼓絕，方許就枕。」

都氏發放已了，自先睡下。成珪見妻子親口應許不責翠苔，並又饒了三百竹片，正是望外之喜，只要跪得四個更次，何樂不為？竟向牀前踏腳板上，儼然岳丈穆墳前生鐵鑄的秦檜相似，直轟轟跪著，真正的暗數更籌。誰知都氏不鬚眉頭一蹙。早已計在心

頭，所恨的正是翠苔，這不識起纖的，又來替他討饒，豈不反增其恨？故此假意饒了打罪，特賺他跪到四更，料必辛苦上牀，畢竟睡熟，好任憑自己施設他。成珪跪在踏板之上，巴巴的望得妻子已醒，便道：「稟院君得知，四更絕也。」都氏道：「幾許時光，才一覺之眠，又早四更鼓絕。」成珪道：

「院君不信，只聽便是。」都氏側耳一聽，果然咯哆的打了四更五點，道：「既如此，去睡罷。」成珪老實跪了半夜，果然辛苦，正是頭未上牀，腳先睡著。一覺睡去，鼾鼻勾困個不醒，眼見得落了都氏套子。

都氏聽得雞聲三唱，東方漸明，輕輕著了衣服，悄悄步出房門，踏到翠苔房門首，叫道：「翠苔起來。」翠苔道：「院君有何使令？」都氏道：「我在後園灌花，可來襯副我。」翠苔道：「此時尚早，露氣正濃，少頃未為遲也。」都氏道：「女孩子家，恁般懶惰，快快起來！」

都氏先行，翠苔隨後。才到太湖石邊，都氏早向假山石上坐定，手中幌出那條向來慣打丈夫的毛竹板子，惡狠狠的喝道：

「喧人，買乾魚放生，兀自不知死活！還不跪著！你與老員外做得好事！」提起竹片劈頭劈面打來。翠苔再三分辯不脫，見了那條汗巾兒，只得也啞口無言。都氏逞著威力，將他衣服層層剝下，自頭至腳，約打有三四百下，不覺竹齒打斷。復將翠苔頭髮分開，縛在太湖石上，自去攀下一枝粗大的桃條，復連花帶葉，又抽上二三百。還要去尋石頭來打肚子，燒火烙來探陰門。只見翠苔漸漸兩眼倒上，四肢不舉，聲氣全無，蘇蘇的倒在地下。都氏見其如此，連忙叫：「成茂快來！」只見成茂應聲未到，都氏又連聲相呼。不知還是要他來尋石頭，還是要他來燒火烙，且聽下回分解。